

川西北,中国自然风光最美之地;小金县,中国最美县城榜单之列。金川县叫大金川,小金县叫小金川,地处大渡河上游,因两条水域有金沙而得名。大小金川因清朝乾隆时“大小金川之役”而闻名遐迩。

晚秋时节,从成都驾车驶向川西高原。一路成都、映秀、四姑娘山及至小金县。由于10公里长的巴郎山隧道开通,不用担心盘旋而上的高反。车行三个多小时即可到达。我两次入藏都有严重高反,这次坚决不入藏,尽量沿河谷走。小金县很美,激荡的小金江河水切割出一座台地,台城脚下环绕着咆哮的水流,似奔腾的千军万马。峡谷的突兀处就是小金县。整个县城造型,颇有新疆交河故城的原始韵致。中外闻名的四姑娘山就在境内。进入官寨村,迎面看到保存完好的沃日土司经楼和碉楼。村内的龙灯碉楼残垣断壁,荒凉沧桑。这里是当年乾隆平定大小金川的古战场遗址。

眼前是人间天堂的风光,回首却是腥风血雨的战场。瞻前顾后,清风明月兼挟马冰河。

大小金川战略地位极其重要:这是成都平原进入川西高原的咽喉,也是藏区、回部通往汉区的要道。占据此处,可以远扼藏、青、甘,近控成都平原。明清更迭之际,金川部落脱离明朝,形成割据之势。不久,受招附清朝,接受了清廷的封授、印信及号纸(记载土司袭位者职衔、世系、承袭年月的书状);同时,让大小金川互不统属,成为各自独立的土司。

后来清朝强力推行“改土归流”,废除土司制,建立州县制,用流官代替“土皇帝”。“改土归流”在云南、贵州运作皆见成效,唯独四川波澜不兴。这让朝廷已很不满。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已治蜀未治。巴蛮蜀秀,这明秀之地自古难弄呀!

当时,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仗势欺人,甚至利用婚姻之计抢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。未几,又觊觎明正土司(今康定)。这中间杀害了一些清军官兵。乾隆震怒,决定用兵平定大金川。

1747年,乾隆派川陕总督张广泗和庆复讨伐;后又遣心腹讷亲到四川督军。讷亲自恃钦差大臣,胡乱指挥。清军久攻

金川不胜。张广泗惨遭乾隆处死。后又派傅恒、岳钟琪出阵。傅恒采纳了岳钟琪献上的计谋,对大金川犁庭扫穴。1749年,莎罗奔请降,大金川事件暂告平息。

初战小胜,但大小金川之间仍冲突不断,有死灰复燃之势。1766年,第二次战役开始。清廷派遣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家土司部落会攻大金川。小金川土司僧格桑(泽旺之子)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(莎罗奔侄孙)公然联合抗清。1771年,清军遭受败绩,清廷将阿尔泰革职(不是处死),派温福入川掌帅印。可叹温福指挥无力,陷于死地。清廷又遣东征西讨皆获胜绩的重臣阿桂为将军,各地增兵围剿,终于拿下大小金川。

两次用兵,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。乾隆长吁郁闷,但王朝已伤筋动骨。个人一时的舒展,换来清廷转身日渐远逝的背影。

清朝在政策上无大错,“边疆一日不靖,内地一日不安”;操作上也十分先进,“以番治番”。但在这几次平定战役时,却犯了几处大忌:一是故意造成满汉将相不和,二是皇帝掌握最高指挥权不放。这直接后果就是兵众力弱,鞭长莫及;加上川西高原碉楼林立,易守难攻,平定的成本相当高昂。

这里是嘉绒藏区。以前称呼嘉绒人或嘉绒族。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族识别中,将其归入藏族。嘉绒意为女王的山河。难怪这里如此秀美且又俊朗,山川悦目赏心悦目。

这里美景锦绣成片,珠联璧合。连地名也很美。比如丹巴,比如八美,比如道孚,比如炉霍。

几年以来,我都有幸先后走过,惊喜“印我青鞋第一痕”。

在藏区有一种红色小花,名字叫做“张大人”。我十年前在藏区,当地领导向我指认了这位“张大人”。我诧异道,这不就如同当年左宗棠进军新疆的“左公柳”翻版吗?想想又不对,“左公柳”仅是客观的写实,而“张大人”却是一种感情的升华。这是藏胞为了纪念最后一位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而命名的花朵。他推行的藏区新政,受到了底层藏胞的欢迎。他为我国西藏的领土完整立下了大功。

羌笛远声,明月初度。关山尽辽阔,杨柳曳春风。大小金川,起伏神奇。

大小金川

俞果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,在每个星期天早上,华亭路一幢小洋楼的严华家中总会举办京剧沙龙。我经常会跟随黎锦光、韦骏、赵际春和郑德仁等旧上海的音乐人去参与聚会。那时常来参与活动的还有著名电影明星舒适和凤凰夫妇,袖珍小生顾也鲁、滑稽名家杨华生和绿杨兄妹、上海歌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陈海燕,以及一些老上海的京剧票友。

当年的严华虽年已古稀,仍风度翩翩、儒雅得体、幽默风趣。

严华是一代歌后周璇的启蒙老师、初恋情人和第一任丈夫。他年轻时,因演唱《桃花江》一举成名,从而有了“桃花太子”的绰号。严华早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,因主演京剧《四郎探母》而在北平名噪一时。在他和胞妹严斐一同被黎锦晖相中、招入明月歌舞团后,除了在团里担任男声主唱外,他还私下跟随黎锦晖学习作曲技法、苦练钢琴。

严华从小在北平成长,操一口标准的京片子。后来周璇的“国语”教,包括文化学习、乐理知识和歌唱发声等,都是周璇所教。

1936年,严华与周璇订婚。两人在西湖泛舟时,严华萌生灵感,当即谱写了《扁舟情侣》一歌,后由周璇首唱并被胜利唱片公司灌录唱片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后,严华和周璇随团去南洋巡演,为抗战宣传募捐。翌年回国后,两人在北京春园饭店举行婚礼,但好景不长,三年后因感情破裂离异。七年后,严华与潘凤娟女士再婚,育有二子一女。

严华是演唱“上海老歌”的当红男星,他曾和许多大牌女明星合作。他录制的第一张唱片,就是与王人美一同演唱的《银河双星》。当然,他与周璇的合作最多。1986年,严华应上海唱片公司盛邀,与刚从国外回沪探亲的李丽华再度合作,重新录制了《花罗花鼓》一歌,这也是严华生前演唱的最后一首作品。

严华一生创作的“上海老歌”多达100余首,基本以传统民间小调风格为主。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,是严华创作的高峰。在与周璇离婚后,他再没谱写过歌曲。



“欢迎临幸”

徐 璁

某画家开展,请柬上书“欢迎临幸”。吾友接“旨”,大笑,拒之。

“临幸”何解?此乃专有名词也,特指古代帝王亲自到达某处;也特指皇帝与嫔妃同宿。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》:“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,帝欲偃武修文,亲自临幸,悉召群臣。”

画家措辞如此,令人匪夷所思!

看来,舞文弄墨者急需商务印书局《谦词敬词婉词词典》一册习之。

爬犁为何物?南方人没见过,只听说圣诞老人用九头驯鹿作牵引的座驾叫“雪橇”,这玩意儿无论轮都能在冰雪之上滑行如飞,奇!北方的爬犁应该就是这个样。是的,没错,叫法不一样,结构差不多。

我在大兴安岭插队时赶过爬犁,把爬犁拉飞起来的是马。马爬犁是北方农村,特别是边远山区泛用的劳作和交通运输工具。

胶轮抓地靠的是摩擦,冰雪上摩擦系数一旦趋零,车就会趴窝。于是在驱动轮上缠绕铁链,抓着地了,但失去了速行优势。

靠山吃山,靠林吃林,就连房舍也是全木构造的“木刻楞”——

大树横叠为壁,劈板为

初到贵阳那晚,晚餐后伙伴们都想立马回酒店休息,白天游览大七孔小七孔走了不少路,也真累了。而我,每到一个陌生地方,好奇心与新鲜感总能战胜疲累。夜色中,独自一人徜徉在陌生的街头,漫无目标不辨方向,只是随便走走看看,通过自己的眼睛,认识这座城市。

远处“贵阳北站”几个霓虹大字在夜空中闪亮,就朝着北站走。到北站附近,有一巨大圆坛,近前一看,圆坛托举起“梦想城”三个红色大字,最大的“城”为基座,上面站着“梦想”两字,一大一小一前一后,整体造型美观大气颇有创意。圆坛两侧,高楼林立灯火璀璨。好一个“梦想城”,让人无尽遐思给人无限希望。

又走过一段,灯光渐暗行人稀少,一溜大排档都冷冷清清没什么生意。突然,目光被眼前一幕牢牢抓住,脚步也随之停留:简陋的大排档,一对小夫妻正忙着整理食材,年轻的妻子,背上还背着一个娃!那孩子,不吵不闹不动,歪着头在襁褓中安静熟睡,看样子也就几个月大。惹人怜爱让人心疼的孩子,才来人世就与父母一起品尝生活的艰辛!深秋的夜晚,凉意袭人,小小婴儿,本该在家

吴兄家住世纪公园旁边,空气清新。世纪公园建了要有二十多年时间。从陆家嘴建了一条世纪大道直通世纪公园,能够配得上“世纪”两个字作为地标,也只有在这浦东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了。

吴兄已经在自己单位呆了三十多年。许多年前,应该是他送我一张老年类型报刊订

单。我那时订阅报刊不

少,信箱塞得混乱不堪,随手把订单送给一弘兄。过了两天,一弘兄打来电话:你当我是七老八十,我不要这种老年报刊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整座城市人口逐渐步入了银发状态,老年产业愈发兴旺。吴兄服务的

机构产品定位越来越准确,就是为老年人服务,就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听说他们产品

的市场份额不小,工作很有成就感,不禁感叹:长期专注一个逐渐成规模的产业应该是一种正确选择。

我曾经住在距离世纪公园不远的小区,沿着民生路、花木路、芳甸路和锦绣路可以闻到公园里花草香味。公园很大,绕一圈要多少时间?现在公园周边围满了居民小区,这些小区都以世纪公园为标志,世纪公园板块充满吸引力。吴兄要天天穿过宽阔

的黄浦江来到熙熙攘攘的浦西闹市上班,他要进入市区各处处理很多工作。有时我约他碰头,他会详细说明那天他要跑的几点。我点开导航地图一看,几乎是城市一日游线路。凭借我对城市街区的熟悉程度,我会给他一些出行建议,怎么兜圈子才是最合理的线路。他会同我解释自己安排城市兜圈子线路的合理性。吴兄有驾照但从不开车,好像也没有看到他搭乘网约车。他搭乘城市公共交通,绿色出行。有一次活动后同行,我惊叹他对公交车线路的熟悉程度。他挥了挥手机:现在搜索公交车很方便。

吴兄当年看了许多地段,最终选择把家安在世纪公园旁边肯定有自己的想法,面积硕大的公园树木花草清香空气会让人神清气爽,脑子舒服一点。他在市区忙完一天又要穿过黄浦江回到世纪公园旁边,睡在公园旁边可能睡眠质量好一点。世纪公园旁边还有科技馆、图书馆和音乐厅,还有很多高楼大厦,但是只有一个地址:世纪公园旁边。

我也应该去绿地树木茂盛的公园转转,心旷神怡地转几圈,不要想得太多。

嫌烦。给马上套首先烦,套缨子、夹板儿、拴笼头、戴佩头、安嚼子、穿绳、引缰,所有关节都不能松不能紧,松了容易散架,紧了畜生有意见,会处处作对,甚至踢你。

驾驭爬犁要比开汽车难多了,爬犁走的基本都是生道,尤其

进山,没有现成路;不像开车,把稳了,按规定行驶,就能感受

驾驶乐趣。赶爬犁讲究人马合一,两个脑子想一样。老马好使,因为懂人、服人;年轻马劲大,却是蛮力,而且易毛——畜生一发火,就会有意外。上山伐木,千斤树木全凭爬犁牵拽下山,坡度大的地方,十多米的木头就是个僵硬的

怨,碰到没电梯时,他左右手各提一个大箱子一次次上下往返。阿木高大结实、年轻力壮,搬箱子之类的事,自然难不倒他。但阿木也有软肋,就这么个魁梧结实的小伙子,竟然恐高。上梵净山时,一坐上缆车,阿木就以口罩代眼罩,全程眼不见心不慌,样子颇为滑稽,引来阵阵笑声。行程结束前,按旅行社惯例,阿木在车上推销土特产,让我们品尝梨冻、核桃仁、鲜花饼、腊肉干、牛肉干,还推荐介绍了苗贴、天麻和茅台酒。大伙儿爽快掏钱,我们团的购买力,大大超出阿木预期,让他笑得合不拢嘴。阿木不知道,其实我们早就私下商量,为感谢支持导游,到时大家一定要多买土特产。

人生,一路走来,会遇到许多人。有的擦肩而过,彼此不再记得;有的偶然相遇,也能留下印记。这一路,在贵州,我们遇见。踩着坎坷努力生活的人,不畏前路乐观行进的人,我会记得你们。尤其难忘,大排档上年轻母亲背后襁褓中的孩子,愿他人生路上,能找到自己的“梦想城”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旅途中,我们遇见

蒋近朱

年的老歌,被逐一唤醒。在走走停停龟速推进的车流中,听着熟悉亲切的旋律,轻声跟唱尘封已久的老歌,倒也不嫌路上时间长了。事后我跟司机大哥聊起这些歌曲,他的话简短直接:我喜欢,就买了张CD放在车上。这些旋律,是他童年的记忆,还是堵车时缓解焦虑的良药?或许都是,或许都不是,就是喜欢。

司机师傅只负责开车,杂事都归导游管。导游阿木,80后,贵州当地人,一口普通话却带着浓浓的港台腔,他说以前一直带香港团,疫情一来,8个月呆在家。能重新出来带团,阿木很珍惜,热情服务任劳任怨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享受孤独,独而不孤。

人无好的心眼,怎有善的观眼。事有简单,不复杂处之;时有复杂,不简单待之。

适而有度,过而失度。解得平衡,借得永恒。僵硬思维,走不出强硬步履。

指导思想不良,事无好长;人品素质不佳,交无好往。

诚信者自有成者,擅长者当有善者,莫见者而错过,勿识之而错过。

能够较好预测有不良结局的人,才能调整布局,摆脱或改变不良结局。

相遇有真见,相识不迟缓,相见无恨晚。

活动活动,活着便动。

世在世行,我在我心;事有事往,我由我向。

更好的磨炼常在不好的待遇中实现。

一意孤行开局而不收敛,众叛亲离常是你的结局。

惟心所欲,为所欲为,办事毫无章法而又声张甚而嚣张,其事只会加速败亡。

二言两语记
徐弘毅

七夕会

大尾巴,把控不好说翻就翻,伤人伤马,惊心动魄。这个活我干不了,全由老乡来。

爬犁无钉,全靠榫卯构架,宁折不散。关节部位用牛皮带捆扎。牛牛皮的活我干过,将牛皮裁成条,油浸,粗杠子一遍遍大力挤轧,不住添油,柔软为止,韧至极。

我对爬犁也有感情,最后一次乘坐爬犁是因病返沪要去十几公里外的省道拦车,哪位老乡拉我出去的记不清了。一路上,遇到上坡这位老乡就下来步行,我不好意思也只好下来跟着走。

爬犁这个玩意儿是人的杰作,让它飞起来的是马,所以人对马的情感体现,时时处处。

爬犁这个玩意儿

詹超音

瓦,因而产生了较多的“二木匠”。雪地之舟的坚固耐用要与马力相匹配,材质自然不一,于是精选韧性较强的柞木、椴木、桦木和榆木来打造。爬犁结构看上去简单,经久耐用就难了,不是哪个“二木匠”轻易能整出来的。首选两根一丈多的木杆,烤弯一端,屈木为轡,这是整个爬犁的骨柱子。在冰雪上滑行仍存在摩擦,有摩擦就会有磨损;于是在轡杆底部嵌上钢带,永不磨损,且滑溜。

男人都得会赶爬犁。知青们先是新奇,真去使唤,嫌累又

雅玩